

他无意争霸天下，但他为了拯救天下苍生于水火，而成为乱世中最可怕的战士！

乱世猎人

龙人◎著

4

LUANSHI
LIEREN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战气冲天·雄霸天下

他狩猎的不是森林里的猛兽，而是整个天下。他长刀在手，所向披靡。他傲视天下，唯我独尊。



乱世猎人

山野是猎场，天下同样
但在狩猎与被猎的乱世中

也是猎场。
生存，必须要成为强者……

龙人最得意作品

南海出版公司

龙人◎著

乱世猎人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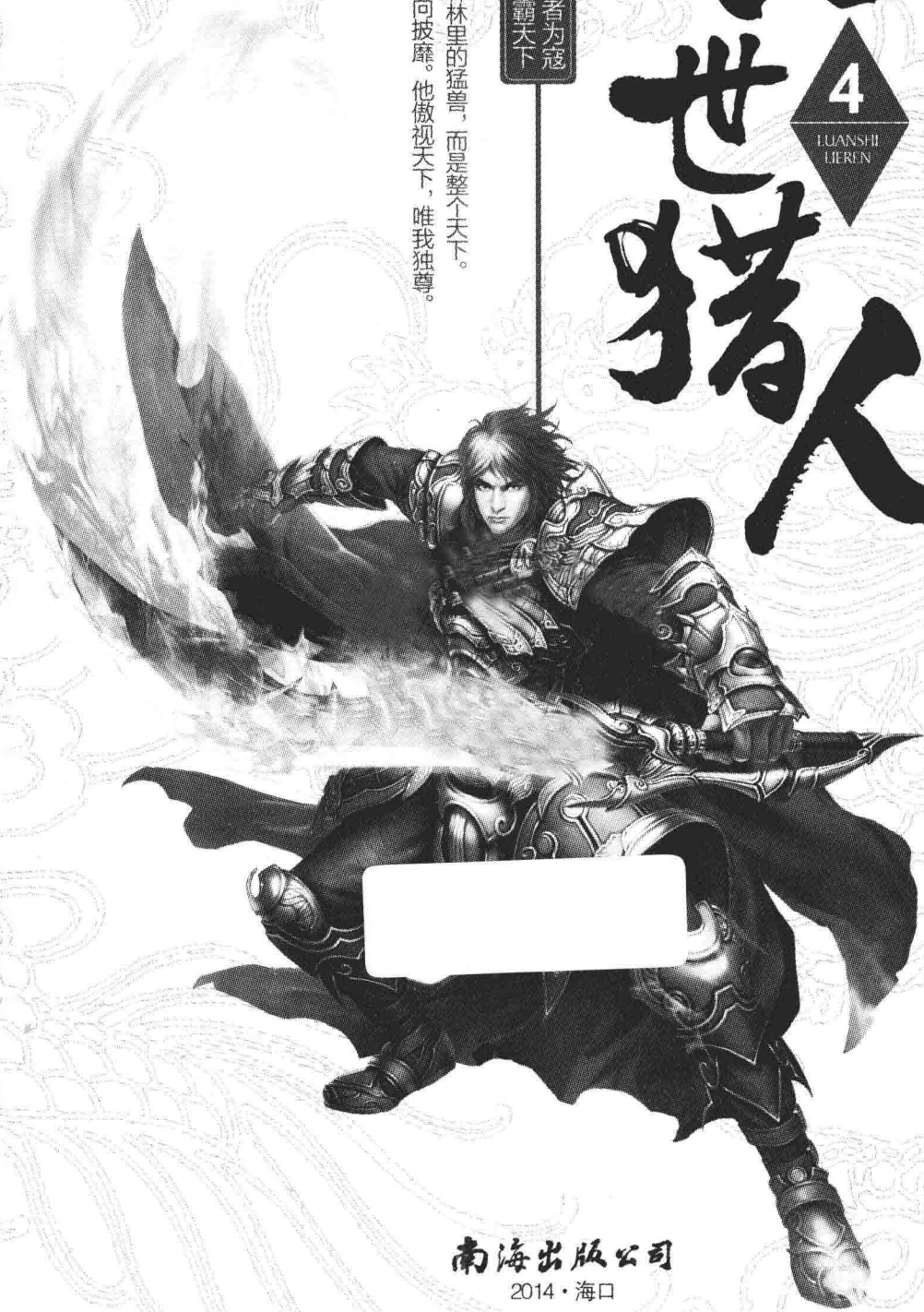
LUANSHI
LIEREN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战气冲天，雄霸天下

他狩猎的不是森林里的猛兽，而是整个天下。
他长刀在手，所向披靡。他傲视天下，唯我独尊。

南海出版公司

2014·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乱世猎人. 4 / 龙人著.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4. 10

ISBN 978-7-5442-7348-0

I. ①乱… II. ①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04308号

LUANSHI LIEREN 4

乱世猎人 4

作 者 龙 人

责任编辑 张 媛 雷珊珊

装帧设计 天下装帧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0898) 66568511(出版) 65350227(发行)

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信箱 nhpublishing@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60千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7348-0

定 价 28.00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第四十九章 引魔入伏·····	1
第五十章 柳塔传说·····	17
第五十一章 军中魔隐·····	34
第五十二章 战场神话·····	49
第五十三章 烈焰魔门·····	63
第五十四章 幽灵蝙蝠·····	83
第五十五章 沧海之怒·····	99
第五十六章 无敌之人·····	117
第五十七章 熬鹰之法·····	133
第五十八章 剑游深宫·····	150
第五十九章 天下第一·····	166
第六十章 剑道痴者·····	182
第六十一章 烽火天下·····	200
第六十二章 突闻惊变·····	216
第六十三章 亡命天涯·····	232
第六十四章 侯府魔踪·····	249

第四十九章 引魔入伏

蔡风缓缓步行着，外面的天空很蓝，已将近黄昏，那西斜的夕阳很红，很美，与一旁点缀的云彩组合成一幅绝美的图画。

凌能丽紧跟在蔡风的身旁，虽然掩不住一种新生的激动，但此刻也已经隐隐地感觉到蔡风的心里极为沉重。

蔡风的步子的确很凝重，所踩出的旋律，也似乎是多了一种忧郁的色调，便像是田野吹过的风。

凌能丽并非傻子，因此，她很轻易地便捕捉到这细微的变化。

“是我连累了这众多兄弟！”凌能丽幽幽地道，神色间大有伤感之意。

蔡风一愣，扭头望了她一眼，有些不解地问道：“你为何要这么说呢？”

“若不是我，你和这么多兄弟岂会身陷险境？”

“哦！谁说我们现在身陷险境？这一场仗，我们不会输的。”蔡风哑然失笑，旋又自信地道。

“那你为什么仍不开心呢？”凌能丽不解地问道，虽然是有些不敢相信，旋又道：“既然事已至此，你又何必再来找话安慰我呢？”

蔡风一愣，知道刚才在沉思之时，被她看出了心思，不过心中仍感到一份安慰，忙应道：“能丽不要乱猜测，这样岂不是对我没有信心吗？我是在想另外一件事，本来今日的战局是有些困难，但是仍不足为虑，更不关你的事，我与破六韩拔陵之间迟早会有这么一天，早一点开始，我的胜算还大一些，所以今日之战，早已在意料之中。”

凌能丽犹不肯释怀，温婉道：“你有什么心事，难道不可以让我分担一些吗？”

蔡风知道不给她一个答复，是很难让她释怀的，心机一动，不由得道：“我是担心这次回关内，如何推托尚书令大人的奖励，我并不想与朝廷有什么瓜葛。但李大人对我如此关爱，几位将军待我如此之好，我真不知从何处推起。更何況，我又身怀金令，总得要还给他们，世间只有人情是最难对付的敌人，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头大？”

凌能丽不由得大感好笑，道：“别人都拼命地想去做官，想平步青云，为没有机会而苦恼一生，而你却为了怕做官而苦恼，真不明白你是怎么一个想法。”

“做官有什么好？还要受着朝纲法律所限，做一个坏官当然容易，当然潇洒，当然轻松，但又怎么能够仰不愧天，俯不愧地，又怎能对得起天下百姓，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呢？而做一个好官可真难，在如此乱世，人不为己，唯有死路一条，如此昏暗的朝政，刚直不阿，则注定不受欢迎，铁面无私注定是受打击，想做一个好官几乎是不可能，因此，还是不做官好。什么将军，什么元帅全不过是别人的一颗棋子，别人的工具而已，当皇上一高兴时，或许还会把这颗棋子这件工具高高地挂起来，但当皇上不高兴，说不准会将这颗棋子，这件工具扔下粪坑之中，这种仰人鼻息而活的生活，我想并不适合我。”蔡风淡然道。

凌能丽神情微微有些激动，她是第一次听到蔡风说出这么坦白而又真诚的话，更是第一次从他的口中听出这么深刻的分析。

这时候的蔡风说出这番话，绝对没有人敢小看他是自我安慰之语，因为谁都知道蔡风早已被破六韩拔陵公认为最大的敌人，最可怕的敌人，光凭这一点，天下便不会有几个人敢与蔡风相比。而对于功名，蔡风可以说是唾手可得，凭他在军中的那种影响力，要想升官，可以说是平步青云，无可阻挡，因此，蔡风绝对有这个资格对时局进行分析，对生活进行抉择。若是在以前，凌能丽或许会小看胸无大志，但这一刻绝对不会小看他，甚至更为倾慕，也真的明白为什么破六韩拔陵与鲜于修礼这么惮忌蔡风的原因。蔡风的一言一语之中都似乎包含着一个常人所不能够想象的哲理，对问题看得是

那般透彻而明了，利害关系也明晰得清楚至极，无论是谁，只要身怀野心，都会将他列入可怕的敌人之列。

“你干吗这般看着我？”蔡风被凌能丽那美丽的大眼睛看得有些心慌，他不知道是不是心思被对方看穿了，抑或是被她看出了了一些什么问题。

“你又没做亏心事，还怕我看你吗？”凌能丽娇声笑道。

蔡风心头黯然伤神，想到凌伯之死也是祸起于他，可此刻却还要隐瞒真相，不由得歉然，但仍是装作一副若无其事地道：“我哪里敢去做亏心事呀，你不知道我胆小如鼠吗？”

“自甘下……”说到这里，凌能丽突然刹住，才意识到这句话定是太重了，忙不好意思地一笑，转换了个话题问道：“我爹和二伯他们还好吗？我这么长时间没回家，他们肯定急死了！”

蔡风心神一颤，但仍强装笑脸，尽量将声音放得缓和一些，道：“当然急了，只差点没有把山给翻过来，后来才查到竟是鲜于修礼弄的鬼，我只好把鲜于修文给废掉，以算报复喽。”

“你把鲜于修文给杀掉了？”凌能丽吃惊地问道。

蔡风暗暗松了一口气，没想到就这样过了一关，不过却知道迟早会让她知道真相，但并不想这个时候告诉她，深深地吸了口气，温情地回应道：“不是杀了他，而是废了他的武功，让他成了一个再无任何威胁的人，只要是欺负过你的人，我都不会让他有好下场的。”说着，蔡风那双修长而有力的手怜惜地搭在她消瘦的双肩之上。

凌能丽一阵激动，轻轻地靠在蔡风的怀中，喃喃而深情地道：“你对我真好，但我却不希望你这么做。”

蔡风心头一阵颤抖，他真的不敢想象，如何让她接受眼前这个事实，不由轻叹道：“你太善良了。”突然，他脑中闪过一丝异样的感觉。

凌能丽仍在沉醉之中，突然觉得自己的身子若驾着云雾飞行一般，不由得一惊，还来不及出声，便听到蔡风在她的耳畔轻声道：“别出声。”然后便觉得两脚落实，但蔡风刚在对着她的耳朵轻吹之举，让她心跳好长时间都不能平复，俏脸之上也绽放出一片桃红。

蔡风轻轻地放开她，这时她才发现已经在一丛灌木之后，但她却极为

不解。

半晌，不远处竟传来了一阵狗的狂吠之声，不由得惊骇地望了望蔡风，不明白他为何这么远便能够听到狗叫声，但蔡风只不过是向她眨了眨眼，并不作任何解释。

“要不要先回去？”凌能丽淡然地问道。

蔡风想了想，点了点头，道：“也好！”说着人在林间闪动，极轻巧地将凌能丽送到地道的入口，关心地道：“你先进去，我要留在外面看看他们弄什么鬼。”

“不，我们要一起进去，否则我也不进去。”凌能丽不依地道。

“听我的话，你难道想让我为你担心？”蔡风极认真地道。

凌能丽呆呆地望着蔡风那似乎极认真的眼神，不由得松了口气，笑了笑：“看你急成这个样子，我真的会让你担心吗？”

“傻瓜，你不让我担心，谁会让我担心呢？”蔡风伸手一拉把她塞入地道，同时拉起一丛灌木掩住洞口，笑骂道。

“小心一些。”凌能丽关切地道。

“我知道，你放心吧！”蔡风自信地笑道。

犬吠之声越来越近，蔡风微一欠身，便重又跃落在那丛灌木之中。

出现在他眼下的却是近十骑与一匹形象极异的狗，以蔡风对狗的认识，仍被此狗吓了一大跳，可想此狗的形象之怪。

其实这只狗的怪也并不是很特异，狗的形状犹在，但这狗的鼻子却绝对与别的狗不相同，比一般狗的鼻子至少要大两倍，它泛着一种血红的色泽，在那种本很协调的脑袋之下长出这样一个鼻子，的确是显得怪异至极，连蔡风这类的驯狗多年的高手，依然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

“大家小心一些，血灵儿似乎有了反应，可能他们便在附近！”一名极矮小但却极为敦实的汉子沙哑着小声道。

蔡风不由得暗想：看来这狗便叫作血灵儿了，那血红的鼻子倒的确很像。

但蔡风很快便被那狗的反应给震住了，原来，那狗行到蔡风与凌能丽刚才所立之处，同时发出“呜呜”的叫声，并一步步地向蔡风藏身的灌木

行来。

“三弟，小心一些，你先到那边去看看，别让他们伤了咱们的神犬。”一个干瘦的老头冷漠地向另一个胖得像一堆肥肉的汉子沉声道。

“是，大哥！”那满身肥肉的汉子尖声尖气地应了一声，也不见作势，便像是一颗陨石一般，横飘而出。

蔡风心头暗骇，想不到在这里竟会遇到这么一群古怪的高手。他几乎不敢相信世间竟有这么丑陋的人，那胖子的脑袋似乎完全长在肚子里，只是从脖子口冒出一些头皮，四周全都被肥肉所包，竟找不到脖子在哪里，整个人更像一个球，四肢退化了的缩到肥肉之中，真不明白世间怎会有如此怪物。但蔡风也并没有多少考虑的机会，因为那古怪的胖子已若一团球一般向他藏身的地方飞来，很快便会发现他的行踪。因此，蔡风已经没有考虑的机会。

那胖子的速度极快，在空中竟飞速旋转，给人一种古怪而荒谬的感觉。

“老三，小心。”那干瘦的老头一声惊呼。

其实根本不用那老头的呼喝，那肥胖的肉球早已知道必须小心。

那是一截灌木的嫩枝，但任何人都绝不敢小看这截嫩枝，像是掠过的劲箭，自灌木丛中飞窜而出，竟带着一阵风雷的锐啸，快得像是一抹幻影。

若是等听到那干瘦老者的声音再作出反应，大概此时的肥肉团，定会成烤羊肉串上的一颗肉串。

那截嫩枝来得突然，但那肥肉团似的汉子躲得更怪异，在空中如回旋的风轮，划出一道美丽的圆弧，竟倒旋身子回到马背之上，像有一根绳子自他的身后系着，绕着一个轴滑转一般。

“嘿嘿，无知小辈，想暗算我孔无柔，连窗子都没有！”那肥肉团似的汉子不无得意地冷笑道，但他立刻又变了脸色，因为，他虽躲开了那截嫩枝，但那截嫩枝却已经刺向了那怪狗血红的大鼻子。

不止一支嫩枝，竟达五枝之多，每一根所取的方位与角度截然不同，甚至连手法与力道都有所不同，让他们惊骇的是那些树枝看似杂乱无章，更没有固定所指的位置，像是每一根都可以从任何位置击中目标，又似乎可以从任何一个位置改变方向而达至最终杀伤的目的。

这五支灌木之枝很乱，虽然如此，但所有人都清晰地感觉到那即将发生的结果，会是很惨烈的，那是一种直觉，那几根树枝告诉他们的直觉，是因为那无与伦比的杀气，也是因为那可怕的声势。

坐于马背之上的十数骑脸色全都变了，对方的攻击力的的确确超出他们的想象，一上来便是这般凶猛，而且似乎正中要害。

那稳坐于马背之上的老者，一声暴喝，手中不知在什么时候多了一根极长的鞭子，在夕阳之下，若一道长舞的银蛇，在虚空中耀出一抹凄惨的亮丽。

那怪犬的身子也在刹那之间若长了翅膀一般倒飞而回，是因为他身上所系的那根铁链，在这最要命的一刻，竟被那矮而敦实的汉子一把拉了回去，重重地撞入他的怀中，然后，连人带狗都向后飞射。

十几人配合得极好，当那矮而敦实的汉子飞退之时，他身旁的两人立刻向他的那匹空马上一靠，便若肉盾一般挡住所有可能发生的危险，更有数人若扇动着翅膀的蝗虫，疯狂地向蔡风隐身的灌木丛中扑去，似乎极想把蔡风这神秘的刺客撕裂成无数的碎片。

那些娇嫩的灌木枝正是蔡风的杰作，很轻松地很轻易地便击退了那古怪的胖子，但这些人那么迅速而有效的反应却让他吃了一惊，那可以回旋的古怪身法，与那突然而出的银鞭，都是那么突然，那么凌厉。

“啪！啪！”一连串的爆响，那五支嫩枝竟有三根被那根银鞭绞成粉碎，但那根银鞭凌厉的劲势也给冲得毫无威胁力，而另两根嫩枝被那两个做肉盾的汉子斩落，但他们也在马背之上被震得晃了两晃。

那干瘦的老者与那两人的脸色不由得疾变，他们比蔡风更吃惊，他们没想到竟会有如此高手藏在灌木之中。

蔡风并不想让人发现他的面目，否则他今晚的计划可能便会因此而变得毫无意义，是以，他便以一块黑布蒙住脸口，唯留下一双亮得可让人心头发寒的眼睛。

那数道人影便在蔡风刚好蒙上面目之时，便已经攻到灌木之上。

掌风呼啸之中，一股干燥得几乎让人窒息的热浪早已扑至蔡风的面门。

蔡风一声长啸，他身前的灌木便如乱飞的苍蝇一般四散飞舞，顺着他的

双掌迎向那疾扑而至的数人。

一切都发生得那么突然，一切都那般仓促，电光石火之间，甚至没有来得及分清对手是谁，几道劲气已经相撞在一起。

没有任何声息，便像是一切都不真实，这也似乎超出许多人的意料之外。

如此狂野的劲气相接竟会没有丝毫的声息，竟会不杂半点震荡。

蔡风的眼中闪过一丝惊异，同时也有一些微微痛苦的神情，但更多的却是冷酷。他隐隐觉察到这些人正是追踪他与凌能丽而来，同时对方人中更夹有破六韩拔陵的人，战马更是没有分别，可见对方是敌非友，所以他毫无顾忌地出手。只不过，对方掌劲之中似乎有一种来自心底的火热，像是千万个骄阳的热力，炙烧着他的手心。

更吃惊的自然是对方，因为他们根本就感觉不到蔡风的掌力所在，但他们知道蔡风的掌力的确存在，并且正在某一个他们所不知的角落酝酿，爆发，这是他们的感觉，但事实是否是这个样子呢？

事实并不是，他们所能考虑的，蔡风的的确确出一掌，而且毫无保留，没有半分停滞，只是他的掌力所表现的却是另一种形式，因为他知道，以他一人之力，绝对无法与这数人的合力相抗衡，所以，他的掌力变成了另外一种形式。

当那几人发现蔡风的掌力存在的形式之后，一切都已经迟了。

“轰！砰！”爆响在虚空之中像是裂地而出的岩浆一样，向四周喷射而出，之中夹杂着数声闷哼，蔡风的身子若一道轻风一般向后飘荡。

那几名疯狂出击的人也在同一时刻向四周爆射而开，控制不住地重重摔在这并不算硬的地面之上。

那干瘦的老者神情更是大变，他当然不知道，蔡风的劲气完全化作内陷的牵引之力，使得这些人在毫无防备之下，内力竟为蔡风所借用，并且反击而出，这一下并不是蔡风击到他们，而是他们相互攻击，才导致这种场面。

本来便是他们相互攻击也不会出现这种场面，但是在他们发现内力被蔡风借用之时，竟不约而同地各自收回几成功力，而蔡风正抓住这个时机，将借来的内劲分别散发而出，便变成了各人自己与别人合力击伤自己，每个人

只被击得血气翻涌，难受至极。

孔无柔“嘿”地一声怪笑，硕大若球的躯体便像是闪电一般向蔡风飞掠而至，动作利落得难以想象，便在那四人的躯体重重地摔在地上之时，已越过了几人的头顶，向蔡风那犹未曾有落的身子扑去。

蔡风心下骇然，这满身肥肉的家伙倒真的像生有翅膀一般，说来便来，说走便走，自第一次跃离马背后又返回马背再跃出，这之间几乎是没有丝毫的间断，而且快若幻影，若非亲眼所见，谁也不敢相信，这满身肥肉的家伙居然比任何人都利落快捷。

蔡风不得不急施千斤坠，身子重重落地，两只脚便若生了根一般，上身向后疾倒，动作也快捷怪异到了极点。

孔无柔的身形飞速自蔡风身上掠过，那两只短脚却踢了个空，因为蔡风自膝盖以上的身体几与小腿垂直，完完全全地靠小腿支撑着整个身体，而背部与头部离地面仍有尺许高度，孔无柔以常人的眼光去看待自然无法踢中蔡风。

蔡风得此一缓，缓过气来，一声暴喝，双手便若绽开的莲花一般向孔无柔的双腿抓去，同时上身再次上扬。

孔无柔未曾防备蔡风有此怪招。不过，他的轻功的确好，在两脚荡空之时，两只短手在空中一舞，便若陀螺一般在虚空之中旋转起来，两道旋转的真气自足尖迸射而出。

蔡风一声冷哼，双手中指微曲，在那若莲花般绽开的手掌之中若一簇花蕊般散射而出。

孔无柔根本没有变招的机会，蔡风也不给他任何变招的机会。

“砰——”孔无柔在这一声闷响声之中，闷哼着弹射而起，并不是返回马背，而是向天空之上直冲。

蔡风的身子一震，重重地倒在地上，双肩在地上撞下一个浅坑，这才消除孔无柔的那旋转一击的力量。

那干瘦的老者，身子也若大鸟一般向蔡风疾掠而至，手中的银鞭若噬人的毒蛇向蔡风缠到，劲气之凌厉，只叫灌木横飞，沙石飞扬，大有开山裂石之意。

蔡风的眼睛在霎时眯成一道细线，在刹那之间竟将那长鞭的轨迹捕捉得极为清晰，更在那长鞭便要缠上他身体之时，他竟奇迹般地立起，并很快伸出一根手指，比闪电更快地弹出，奇迹般地击在鞭梢之上。

银鞭受蔡风通身劲气一激，竟一阵乱舞，不受控制地倒射而回，击向那正从地上爬起的几人，但蔡风绝对没有空，丝毫的空隙都没有。

头顶之上，一股炙热得几乎将人烤焦的劲气直冲而下，正是那冲天而去的孔无柔，这一刻他却是头下脚上，那若蛙蹼的手掌鼓涌出凌厉无匹的劲气，地上的沙石、灌木四散四射。

蔡风终于想起了一群人，一群极为可怕，又似乎是天下独一无二的几个人，但他根本无法仔细考虑，只低呼出几个字“修罗火焰掌”！只此而已，因为蔡风已经出手了，他不再出掌相迎，反而是十指齐张，若两只硕大的鹰爪，飞速地向那两只短而肥的手臂迎去。

孔无柔眼中闪过一丝得意而又狠辣的笑意，得意是因为对方居然知道自己使的是“修罗火焰掌”，也为自己的掌法而得意，虽然刚才对方所用的掌式也是他见所未见的功夫，而且威力也绝对不小。但他仍对自己的“修罗火焰掌”信心百倍，他师父曾讲过，天下单以掌法而论，修罗火焰掌至少可排在前五位，而在他之前的四种掌法可说是已绝迹江湖。这就是他的自信，让他感到好笑的更是蔡风竟以鹰爪去对付他的掌劲，这岂不是以卵击石？

孔无柔当然不敢小看这故作神秘的敌人，单只从刚才那刹那间所反应出的几个利落得让人吃惊的动作，便不会有人小看这神秘的敌人，更何况孔无柔亲自吃过他的苦头，脚上的麻木到此时犹未曾消失。

孔无柔的掌劲进一步加强，他当然不会想让蔡风有抓住他手腕的机会，那样对他绝对是有害而无利的。

孔无柔的手似乎在这一刹那之间变得漫天都是，散漫得若流星之雨，狂泼而下。

蔡风的双爪也跟着变快，但便在孔无柔改变的时候，他的双爪却似两个水磨一般反向下磨转起来，不是双爪，而是双掌。

这种古怪的转变大大地出乎孔无柔的意料之外，他从来都没有见过这种打法，明明是向上迎击的，反而改成向下接引，这种打法不是没有，但用在

这个场面却是让人不敢想象。

孔无柔虽然吃了一惊，但他毕竟是一个高手，他对自己很自信，蔡风的如此改变，虽然有些突然，但并没有使他感到任何威胁，反让他觉得这是个机会。不过，很快他便发觉，这绝对不是一个机会，而是一个陷阱。

对于孔无柔来说，这的确是个陷阱，一个等着他跳下来的陷阱，那是因为在这刹那之时，孔无柔竟发现他所接触的并不是一种真实，而是空洞，似乎是永远也不知底的旋涡。一股狂野的吸力使他不由自主地加快了下坠的速度，但他有一种感觉，那便是他的攻击将无法对蔡风起到任何作用。

事实也是如此，蔡风竟在刹那之间换了一个位置，似是幻影游过，快得人无法想象，但这是事实，孔无柔击空了，他所算好的位置之上并没有蔡风，有的只是旋转的气劲，蔡风所存留的气劲。

“轰——”孔无柔的双掌几乎是在蔡风的身形移开的同时击在地面之上。

尘土飞扬，一股炙热的气流四泄而飞，带着枯焦的草木，场面极为凌乱，便若是末日的到来，声势的确惊人。

孔无柔的眼神之中充满了惊骇与讶异，不是因为蔡风那古怪而可怕的身法，而是因为在这四泄飞散的杂物之中若鬼影子一般赶至的一只脚，一只要命的脚。

那是蔡风的脚，蔡风的脚赶至得极是时候，正是孔无柔根本没有反抗之力的时候。

“砰！”一声闷响，夹着一声闷哼，孔无柔巨大的身体便若一块陨石一般飞泄而出。

蔡风却多了满面的惊讶，他虽然踢中了孔无柔的身体，但他只感到自己的脚似乎是撞到一团烂棉花上，柔软得难以着力。

蔡风只这么呆了一下，便觉得右腿一紧，竟被那干瘦老者的银鞭给缠住，跟着便是一股大力，沉重地将他掀起。

蔡风一声狂吼，身子竟如一阵疾风般地向那干瘦的老头撞去，竟似刚才孔无柔所使的那一脚。

这一招似乎大出那老头的意料之外，虽然他的银鞭可以传力，但蔡风的动作实在太快，根本就不让他有任何反应的机会。

那老头“嘿”地一声怪笑，手中的银鞭一抖，蔡风的冲势立刻随之减缓，但他却知道，那老头绝对没有再抖银鞭的机会。

果然，那老头出掌了，炙热而狂野的劲风有若热带的风暴一般，向蔡风涌到。

蔡风已经根本没有考虑的余地，便在他的双脚就要与那老者的手掌相接的那一刹那，蔡风的左脚脚尖一抖，竟插入那老者的双掌之间。

“啪——啪——”两声爆响，蔡风的左脚踢开那老者的右手，右脚却正与那老者的左掌相接，电光石火之间，那老者脑袋一偏躲过蔡风要命的一脚。

蔡风也跟着反旋而出，右脚之上的银鞭便散开来，但他绝没有一丝空闲，迎着他的却是那四名被他借了劲气的大汉，每个人的手中都握着一支极奇怪的兵刃，长长的，注满小孔的黑铁棒，运行起来竟似有千万个野鬼在哭啼，舞得阴风惨惨，让人的心底充满了阴影，更有一种说不出的勾魂摄魄的力量。

蔡风的眼睛再一次眯成一道极细极细的缝隙，便像是一柄很锋利的剑。

那惨惨的阴风在这一刹那竟似乎变得无比肃杀，充满了难解难散的杀机。

每一个人都清楚地感觉到这之中细微的变化，这之中的气机每一刻都牵动着所有的人，蔡风在所有人的眼里，都已经成了一柄无坚不摧的剑，那纯粹是一种感觉，一种精神上的感觉，看见了蔡风那锋利可比利剑的目光之人感触尤为深刻。

一道电光自虚空中突然爆开，比之夕阳之光亮过千倍。

更可怕的，却是那道电芒之上所散射而出的气劲，那种穿山裂云的气劲，竟似实质的利刃，刺入每个人的肌肤。

“叮，叮叮！”脆响在虚空若勾魂之乐一般让人心惊动魄，然后那道电光变亮，将那四名握着奇怪兵刃的人吞噬，最后，连蔡风也消失在亮光之中。

这只不过是一刹那之间的奇迹，然后一切都变得平静，天空之中飘过几片碎成蝴蝶大小的布，有蔡风身上的，也有那四名汉子身上的。

蔡风静静地立在风中，剑斜斜地握着，剑尖微斜地指着地面，胸口起伏

得极为剧烈。

那四人也静静地立着，像是苍老的岩石，若非他们起伏的胸膛告诉人们，他们还活着，定会有人当他们是死去了千年的干尸。

静，只能算是一种无奈的形容，这一刻似乎很静，便连在一旁呕血的孔无柔也表现得那么静。

“你到底是什么人？”那干瘦的老者，手中的银鞭微微有些颤抖，他刚才与蔡风对了一招，虽然蔡风并没有占到多大的便宜，可他却深深地感觉到对方体内那股浩然纯正的气劲，竟然不怕他那炙热而狂野的火劲。而且更显得那纯正之气浩无边际，根本无从摸出对方功力的深浅，这一刻对方竟连续淡然自若地应付了六位一流高手的联击，更将己方的人击成重伤，单凭这份武功就足以惊世骇俗，所以那老者忍不住骇然地问道。

蔡风深深地吸了两口气，先平复胸中翻涌的气血，强忍着仍火辣辣的疼痛，沙哑着声音平静地问道：“银蛇野魔谢春辉？”

那老者并不否认，淡然道：“不错，老朽正是谢春辉。”

蔡风又扭头向那仍牵着那头怪狗的人淡然问道：“想必你便是神犬矮魔董前进？”

“不错，正是本人，朋友的眼力不错！”董前进极冷漠地道。

“那你定是无颈飞魔孔无柔？”蔡风肯定地望着嘴角仍流着血丝的孔无柔道。

“哼！”孔无柔似乎充满了恨意，并不理蔡风的问话，一心在调气自疗。

蔡风心下也有些骇然，不明白那孔无柔究竟练的是何种武功，竟可以承受那足以开碑裂石的一脚仍能够这么快便爬起来。

“想不到今日关外十魔竟有九位到场，不知道究竟是哪一位仍未赶到呢？”蔡风悠闲地笑问道，暗自却在不断地运功调息，以求在最短的时间里恢复元气。刚才那一轮急攻，在生与死之间，虽然蔡风能够化险为夷，这之中多少有些侥幸，不过仍是损伤了很多元气，特别是那几记硬击与最后那一剑。

关外十魔的名头绝对不是浪得虚名，有个传说十魔同出一个叫“烈焰魔门”的门派，其武功全在最酷热的沙漠中练习，“烈焰魔门”最可怕的武功

便是一套极厉害的掌法“修罗火焰掌”。这种掌力极难练成，但一旦达到极顶之时，却可以化人为飞灰，为一种至刚至阳又至邪的武功，只不过，传说自烈焰魔始祖至今，除始祖之外，竟无一人可以将修罗火焰掌练至极顶之境，甚至到后来渐渐式微，连最开始的许多招式都已遗失了，这对于烈焰魔门的确是个打击。而到了十魔这一代，其名声却又大震，在关外几乎无人不知，只是这十人很少涉足关内，是以中原武林几乎没有听说过这十人，但北方武林，却因经常有来自漠外的商人，也便听到许多的传言，只是见到十魔的人并不多，但今日，这里却云集九魔。

“这位朋友的眼力果然厉害，武功更是罕见，不知道这位朋友高姓大名，属于哪条道上的？”谢春辉淡漠地道。

蔡风淡然一笑，道：“承蒙夸奖，我想你们并没有必要知道我的姓名。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不是与破六韩拔陵一条道上的。”

“那你是蔡风的人喽？”董前进冷冷地问道。

“如果你要这么认为，我也没必要作出任何解释，反正我们已经交过手，也击伤了你们的人，这大概已成了是敌非友的局面，还有什么话好说呢？”蔡风淡漠地回应道。

“哼，朋友好狂！”董前进冷冷地道。

“在关外，你们不是也狂了好一段日子吗？只是不知道又为何甘心为人所用，去做别人的一颗棋子呢？我真有些想不明白。”蔡风讥讽道。

几人脸色一变，但蔡风那种莫测高深的样子的确让他们无法看透。

“汪，汪……”那怪犬向蔡风不住地狂吠。

蔡风心中不由得起了一团阴影，暗忖：这一群人来这里是想干什么呢？心神一动，漠然问道：“你们想寻找什么呢？”

“这个用不着你管。”一位极高大的汉子冷然道。

“哦，你便是鬼手力魔董根生，是吗？果然极为壮实。”蔡风淡然调笑道。

谢春辉向董前进打了一个眼神，同时冷笑道：“既然朋友不给面子，那你我双方只好在手底下见真章了。”

蔡风心中暗自冷笑，淡漠地道：“在下这一生只有一个最大的好处，那